

藏在纸页里的青春

旧影重现

绿皮火车上的“雷锋日”

1968年6月的一天,我作为新兵,和一营战友王爱武被团政治处选为“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”,赴沈阳参加师政治部的“讲用比赛”(那时还没“演讲”的说法)。我们团驻锦州,师部在沈阳,上午九点钟,我俩买了两张硬座票,剪票后登上绿皮慢车——他靠窗,我坐在过道旁。

列车刚开动,一对六十多岁的农民老夫妇上了车。他们背着大布包,挎着用破布盖着的小筐(估摸着装着鸡蛋),相互搀扶着站在我们身边,手扶椅背,疲惫又局促。我立刻起身,帮老人把布包放上行李架,小筐塞在坐席下。简短交谈后得知:老夫妇也去沈阳,大娘患病需就医,走得匆忙没买着坐票。听完他们的诉说,我和王爱武相视点头,干脆站起身,要把座位让给二老。起初老人连连推辞,我们连劝带“摁”,才让他们安心坐下。

那时的火车没有高铁,全是慢车,大站小站一趟趟停。我们记不清坐了多久,从锦州一路站到沈阳。到站后,我们又帮二老拎包挎筐,送他们出车站,还指明去铁西的上车方向。

“送人玫瑰,手有余香”,时至今日,那股温暖的“玫瑰香”,仍萦绕在我心间与指尖。

[黑龙江·哈尔滨] 王云学

1987年夏,我高中毕业,班里每人发了一本袖珍留言本,巴掌大小,钢笔字迹稚嫩却真诚。39年过去,我搬过多次家,杂物散佚无数,唯独它静静躺在橱柜深处,像一枚被时光遗忘的邮票。重读时,那些曾以为平常的寄语竟让我心潮澎湃——原来青春从未走远,只是被岁月轻轻折叠,藏在纸页之间。



去年整理旧物,它从箱底滑落,封面已泛黄,边角微卷,翻开一看,每一页都贴着黑白一寸照——那是18岁的我们,眉眼青涩,笑容腼腆,有的还带着点倔强。照片旁是工整的钢笔字,字迹深浅不一,有的力透纸背,有的略显潦草,却无一例外,饱含温度。我盯着那行“用笑脸迎接悲惨的厄运”,忽然想起高三那年冬天,我因家庭变故情绪低落,是张同学默默陪我走过操场三圈,什么也没说,只是在分别时塞给我这张纸条。那一刻,我才知道,有些力量,不在言语,而在陪伴。

最让我动容的,是周同学那段关于“雨天步行20公里”的回忆。他说:“记得一个雨天的星期日,你硬是披着一片塑料布,步行20多公里来到学校学习。那时,我感动得热血直往头上涌。”

我其实早已模糊了那天的细节,但读到此处,记忆如潮水般涌回——那天暴雨如注,山路泥泞,我裹着破塑料布,鞋底打滑,书包里揣着干粮,只为不耽误早自习。走到校门口时,浑身湿透,头发贴在额前,老师惊讶地看着我,我却只想“不能落下”。如今回想,那不是苦行,而是青春最倔强的注脚——我们以为努力就能改变命运,哪怕风雨再大,也要咬牙前行。

除了留言,每页右上角还贴着同学的家庭住址,字迹工整,仿佛随时可以登门拜访。那时我们天真地以为,离别只是暂时的,未来总会在某个路口重逢。可现实是,有人升学,有人经商,有人回乡务农,有人早早步入社会……我们像散落的蒲公英,随风飘向不同方向。我

曾以为,这段情谊会随岁月淡去,直到互联网时代来临,微信群悄然建起,一张张熟悉的脸重新出现在屏幕里,有人发老照片,有人晒孩子,有人聊当年谁上课偷吃东西,笑声隔着屏幕依然滚烫。原来,科技没有冲淡回忆,反而让分散的星光重新聚拢。

留言本第一页,是我抄录的徐志摩《再别康桥》四句:“轻轻地我走了,正如我轻轻地来;我轻轻地招手,作别西天的云彩。”那时觉得诗意浪漫,如今才懂,那“轻轻”二字,是少年对离别的不舍,也是对未来的怯懦。第二页,我写下两则座右铭:“不能做到清心寡欲就无法确立奋斗目标,不能排除名利干扰就无法实现远大抱负”“非淡泊无以明志,非宁静无以致远”。年轻时读来像口号,如今再看,才知那是自己在迷茫中为自己点起的灯。

[安徽·亳州] 屈广法

征集启事

本版长期征集家中老物件(如家具、家电、书信等)与老照片,邀您用影像定格记忆,用文字温暖回忆。老物件可拍高清多角度照,附600字以上的故事(讲由来、温情瞬间等);老照片需清晰电子版,配故事(忆何时何地何人、故事与感悟)。作品原创真实,确保版权。

请将老物件(图片+文字)、老照片(图片+故事)发至邮箱:lnliuxuejiao@163.com,邮件主题注明“征集类型+姓名”。让我们串起时光珍珠,珍藏岁月深情档案。

黄金团

樊希安 著
连载之316

许久,陈师太说话了:“闺女,你是一名军人。”

杨玉琼内心一惊,说:“您怎么知道?”

陈师太慈祥地笑笑说:“我一看你的内衣内裤就知道了,来我这里瞧这病的,也有女军人哩!”

杨玉琼说:“师太您真聪明!”

陈师太说:“聪明什么呀,中医瞧病就是望闻问切察言观色而已。我只是经见得多了,能根据观察做出一些判断。除了你们女军人,现在谁还穿这种式样的内衣内裤呢?从你的举止我也能看出来,当过兵没当过兵的人就是不一样,别说男人不一样,就是女人也不一样。”

接下来陈师太又问杨玉琼当了多少年兵、结婚几年了、丈夫是干什么的、是哪里人,杨玉琼都一一做了回答。

陈师太又问:“你在高寒地区工作过?”

杨玉琼说:“是的,在高寒缺氧的甘肃镜铁山工作过六七年。”

陈师太又问:“你是投过井还是跳过河?”

杨玉琼惊呆了,说:“这个您也知道?我没有投过井,曾为一件事想不开跳过河,让人救了上来。”

陈师太说:“我不光知道这个,我还知道你丈夫就是救你的那个军人。”

杨玉琼说:“神准,让您都说中了。”

陈师太说:“一看一听就知

道你这闺女是个知恩图报的人。知恩图报的人必有好报。闺女,你的病我能治,你的病不是大问题,只是长期抑郁受寒,突然受冷水浸泡,造成严重宫寒,宫寒就不易着床,我给你配两服药吃了就好了。生男生女不敢说,可以生孩子是准准的。”

杨玉琼自然表示十分感谢。出了里屋,陈师太对阎芳州的嫂子说:“我给她瞧了,吃两服药就能好。你先陪他俩去伏羲庙转转,过了中午再来取药。”

三人连声道谢。阎芳州问多少钱,怎么付费,陈师太爽朗地说:“付什么费,你们军人是保家卫国的,收什么费?”

阎芳州说:“总得把药钱付了吧?”

陈师太说:“军人到我这里看病,我一概免费。”又说:“你嫂子为

感谢我一年跑来好多趟,又送这又送那的,我怎么好意思收你们钱?”

嫂子说:“陈师太不收,那就算了,不要在这里争,账算到我头上,我会常来看老人家的。”

阎芳州、杨玉琼也不好再说什么。

出了胡同向左,就是伏羲庙。嫂子说家中有事,就不陪着逛了。让阎芳州陪杨玉琼逛庙,交代他俩中午在街上饭店吃饭,吃了饭取了药再回家。自己匆匆回家去了。

天水伏羲庙原名太昊宫,俗称人宗庙,坐落在秦州区西关伏羲路,是中国西北地区著名古建筑群之一,占地面积13000平方米,始建于明朝。是为祭祀古史传说中的第一代帝王伏羲而建造的。

待续